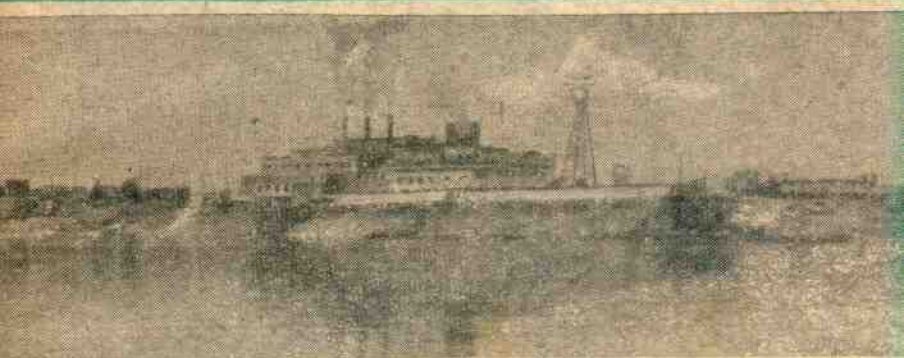


湖南建設新面貌小丛书

湘潭发电厂的今昔

蔡望斗 廖海周 编写



湖南人民出版社

编号：(湘)2159

湖南建设新面貌小丛书

湘潭发电厂的今昔

编写者：蔡 望 斗 廖 海 周

出版者：湖 南 人 民 出 版 社

(湖南省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出字第壹号)

长沙市新村路

印刷者：湖 南 省 新 华 印 刷 厂

长沙市兴汉口

发行者：湖 南 省 新 华 书 店

开本：787×1082 1/32

印张：11/16 插页：1

字数：9,000

1960年5月第一版

1960年5月第1次印刷

印 数：1——2,100

统一书号：T12109·28

定价：(5)八分

目 录

湘江河畔夜明珠.....	(2)
不堪回首話当年.....	(6)
撥开云雾見青天.....	(9)
跃进花开处处春.....	(12)
六十年代第一曲.....	(19)

湘江河畔夜明珠

同志，当你来到湘潭县易俗河时，只要你站在码头上遥望对岸，就可看到一座高大的厂房，象巨人一样屹立在湘江边上，五个雄偉的烟囱直冲云霄，昼夜不停地吐着滾滾白烟；江岸两座凌空高架的铁塔，托着一排排金色的电线，一直伸展到远方……。

那就是湘江河畔的夜明珠——湘潭发电厂。

铁路和公路，縱横交錯地摆在它的身旁。每天，晨曦还没有来得及染紅屋顶，这里就成了沸騰的海洋。汽車、火車，滿載着器材和煤炭，来回奔馳；汽笛拉开响亮的歌喉，縱情欢唱；于是成百上千的职工，就在通往厂房的林蔭大道上汇成了人流，涌进了机房。白发如銀的老师傅，生龙活虎般的小伙子，活潑爱笑的姑娘……各自奔向自己的工作崗位，熟練地进行着自己的工作。

你想瞧瞧他們的虎勁儿嗎？好！那你先沿铁路进去，就到了运输車間。在那里，你可看到几百平方米寬的大煤棚，白煤、烟煤堆起象一座座的

小山崗，一峰接一峰，起伏萬狀。推煤機在上面往復奔馳，將煤送到長達百多米的煤溝里，接着，你就會看到一個黑烏烏的東西，牽着鋼絲繩，張開大嘴巴，把煤拉到煤斗里。然後，你又可看到自動給煤機伸開雙臂，將煤均勻地洒在皮帶運輸機上。

沿着皮帶往前走，就到了鍋爐房。在那里，你可看到司爐工正全神貫注地手握丈八鋼鉗，在寬敞的爐堂里，戳着煤塊，升起熊熊烈火，燃燒出高壓高溫的蒸汽，通過高壓管道、閘門，送到汽機間，沖動着汽輪機，以每分鐘三千轉的速度，帶動發電機，噹噹旋轉。這時，你可能會說：“啊！人們所需要的電，就這麼發出來啦！”

不錯，電，就是這樣發出來的。不過，要把它輸送出去，卻沒有這麼容易。瞧吧！再往前走，就是主控制室了，那是全廠的腹地，房子寬大明亮，玻璃門窗，水磨石的地面。數十塊電盤整齊地排列着，上面嵌着各色各樣的儀表，和自動裝置。這些東西，來自蘇聯和其他國家，也有是我們國家自己製造的，靈敏度相當高，哪怕是路隔幾百里外的輸電綫出了毛病，值班工就從這些儀表的指示數值上，都可了解得一清二楚。他們日日夜夜，守在這裡，

聚精會神地監視着，無論外面發生什麼事情，哪怕天塌下來，他們也不愿眨一眼，生怕在這剎那間，出了亂子，以致停電，害得千百個工礦企業的無數台機器癱瘓……

眼前的情景，也許使你十分陶醉了，但當你透過窗戶望望那密如蛛網的電綫，望望那大型變壓器上象巨蟒般卷曲着的散熱管，那就會更覺神秘。你一定會情不自禁地問道：“這些複雜的機器誰來操縱哩！”電廠的工人（也許是個小伙子，也許是年輕的姑娘吧。）將會自豪地回答你：“新中國的工人，毛澤東時代的青年人！”

可不是嗎？你眼前見着的，有幾個是白髮斑斑的老師傅哩？拿我們廠的黨委書記來說吧，也不過是三十來歲！至於從事操作的，更不消說；有的還帶着孩子的稚氣哩！你可能聽說過省社會主義建設積極分子蔡新凡同志的名字吧！他才十九歲，就擔任了電氣值班長哩！在一個這麼高度自動化的電廠工作着，他還並不滿足現有的技術水平，單在一九五九年，就開了革新三百二十五項。你再到化學車間去看看吧！那里淨是些年輕姑娘，可是她們卻能準確地檢驗煤質、水質……

同志，參觀了這些，請你到值班工人休息室去歇歇吧，那里有人會熱情地招待你：“同志，喝杯茶吧，我們這兒是休息室，也是招待所啊！”

傍晚，當夜幕籠罩着大地的時候，請你爬到我們機房頂上去看看罷，四周是一片燈的海洋。前面是湘鋼；後面是江南機械廠；左面是紅旗人民公社的萬頃良田，電動抽水機，把湘江的水一骨碌地吸上來，潤濕着油黑的土壤；右面是湘潭電機廠、電綫廠；遠處，是湘潭紡織印染廠，低頭往下望，沿江幾十個碼頭都實現了機械化，電動卷揚機牽引着千百斤重物，徐徐上坡，碼頭工人在高聲歡唱：“電氣化，電氣化，籬筐扁擔搬了家……。”

看吧！盡情地欣賞吧！綿延幾十里，都是弧光閃閃，機聲隆隆，鋼花鉄水映出滿天彩霞，照得天上地下通明透亮，我們工人創造了一幅多么優美的圖畫啊！

這就是電的威力，電的贊歌！

同志，如果你想知道這個電廠的歷史，就請你坐下來。慢慢地聽我說罷：

不堪回首話當年

早在一九三七年，官僚資本家們的代理組織——偽資源委員會為了他們的吸血事業，開始在這裡籌建湘江電廠，那時，資本家只一心想賺錢，哪有心搞“建設”，再加上工業不發達，用電戶很少，經過整整十三年，到解放前夕，這裡仍是一片亂草叢，一所破破爛爛的廠房，托着一個孤零零的煙囪，還三天兩頭不冒煙。全廠只有一台很小的發電機。一九四八到一九四九兩年間，才發了不到二百萬度電，說老實話，還抵不上現在一天發的電哩！那時每發一度電，要用兩公斤煤，如今呢？只需0.6公斤就行啦！

說到這台小發電機，光安裝到發電，就用了半年多的時間。一九四七年七月間，設備就運到江邊，整整用了兩個多月才搬進廠來，可真是用盡了“吃奶的力氣”喲！至於安裝工程，更猶如蝸牛爬行，異常緩慢，直到十二月間，才勉強完工，聽說，正式供電還是一九四八年三月哩！

說起供電範圍，就更小的可憐，除了湘潭市的

照明，就只有一家用戶——偽中央電工廠，最高負荷才二百三十瓩。

你想知道一下當時工人的生活條件嗎？說起來，令人傷心。幾十個工人擠在機房腳下的一間破房裡，雪天，四面通風，冰塊結在枕頭上；雨天，屋頂千瘡百孔，到處漏水，屋裡成了“水池”，工人沒有工作服，沒有勞動保險，生了病，沒處醫，只好“聽天由命”。

你說稀奇吧？是的，確實稀奇！有一次工人正在鍋爐房值班，突然見着幾只餓狼竄進來了，吓得他們拿的拿火棍，拿的拿鐵鎚，大喊大叫：“捉狼呀！捉狼呀！”

以後，工人只好帶着校標上班，輪流在門口站崗。

在這種惡劣的條件下，工人提心吊膽地工作着，每天累得精疲力竭，到頭來，一個月的工錢，還買不上擔把米，要是遇上資本家不順心，還要停薪。廠里的安全設施根本沒有。抬煤工黃紹箕，十五歲進廠學徒，當時，偽職員見他穿的破爛，個子又小，硬不收他。後經原在廠里工作的同鄉一再說情，才勉強留下。工頭是個萬惡的偽軍官，名叫王

云天，开口就罵，动手就打，一个十五岁的童工，逼着要干大人的活，那能吃得消，白天硬着头皮干，晚上蒙着被子哭。为了生活，有什么办法呢？可是，工人不会忘記深重的阶级仇恨，他們背地咒罵道：

王云天，恶豺狼，
見着工人把鞭揚，
有朝一日翻了身，
砸你个粉身碎骨头成浆！
嘿，头成浆！

黃紹箕虽然一忍再忍，想混口飯吃，但进厂不到四个月，不幸的事情又发生了。

一天，他正在拾煤，忽然运煤机不轉了，工头王云天大喝一声，吓得他措手无策，便赶忙用手使劲拉动皮帶。不湊巧，机器突然“轟”的一声飞快地轉动了。將他的左手从食指到滿指一齐压在牙輪里。霍然間，他成了个泪人，鮮血淋淋，昏倒在地。苏醒过来时，耳边只听到王云天的怒吼：“手指压断活該，自己另找出路罢！”

同志，你看在吃人的旧社会里，就是这样不公平，“毒蛇咬了脚，还怪别人不小心。”资本家吃的

是山珍海味，工人是“眼泪当菜气当饭”。其实，这也没有什么奇怪的，那时是在国民党反动统治下，天下老鸦一般黑，这种事情何止千万呢？因此工人、农民们才在党的领导下，闹革命、闹罢工，与国民党反动派作斗争……在党的领导下，终于挣脱了千朝百代的奴隶枷锁，做了真正的主人。瞧吧！如今他们在共产党的领导下，已沐浴着幸福，揭开了历史上新的一页……

撥开云雾見青天

解放战争的胜利，扫开了满天乌云，湘潭发电厂，在阳光的抚育下，从奄奄一息中获得了新生，迅速地成长起来了。

你瞧那生活区吧，职工宿舍一栋栋，一排排，呈罗棋布，周围栽上了女贞树，梧桐……一到春天，百花盛开，十里飘香；一到夏天，在树荫下摆起露天茶园，工人同志们在这里欢聚一堂，拉的拉琴，唱的唱歌，看的看书；有时还在里头开“诸葛亮”会哩！冬天，人们在室内体育室里，腾翻着双槓，打着乒乓球；或在水泥地面的灯光球场上，来

回奔跑，賽着籃球……

十年來，厂房的面貌已變得無法辨認了。一解放，在黨的領導下，人們就着手醫治戰爭的創傷，填滿一個個彈坑，剷除一叢叢雜草。又在平地上搭起腳手架，工人爬上了幾十丈的高空，頭頂藍天，腳踏彩雲，一磚一瓦開始基建。不到一年，就安裝了二號機，發電容量陡增一倍。頭一炮打響了，接着又開了連珠炮，隨後，三號機、四號機、五號機、六號機……就象雨後春筍一般出現了，發電容量增加了三十倍，並與長沙、株洲電廠，構成了強大的湘中電力網。35KV的高壓輸電綫，跨過萬水千山，網羅着湘中地區的丘陵與平原，網羅着千百個工廠、礦山……

這一切的一切，變的是那樣快，那樣突然，真是“速度賽過火箭”的！可是，有誰想到這里面經歷了多少困難呢？你瞧着那台銀灰色的四號機吧，看起來象新設備，它却是從海里撈上來的。事情是這樣的：抗日戰爭時期，國民黨不抵抗，讓日本鬼子霸占了廣州。一九四五年，蘇聯紅軍出兵東北，打得日本關東軍落花流水，留駐我國南部的日本鬼子，也吓得心驚膽戰，眼看沒啥希望了，狗急跳牆，

就想窃走我国的机器，其中一部就是这部原来在广州水泥厂的发电机。事情真凑巧，当这部机器刚上轮船，后面的追兵便来了，没法，他们只好将这台发电机扔到海里。日后，杳无音讯，国民党反动派也置之不理。直到解放后，长沙电业局，根据中央燃料工业部统一调拨的指示，由朱远明同志（当时的厂长），跟踪追查。经过好长的时间，才算“破了案”。可是捞上来后，只剩个机壳了，其他附件一点也没有。你看怎么办？摆着吧，根据当时情况，咱们国家正缺少电力，那不行！“一定要叫它复活”，就这样，工人们随着朱厂长从广州翻过了千重山，越过万道河，把个稀稀烂烂的发电机搬进了发电厂，日夜抢修，没线圈自己绕，没有油开关，自己造！天大的困难，也挡不住伟大的新中国工人，没多久时间，便完全修复如新了。听吧，这台发电机如今正在唱着这首赞歌哩！

设备变了，人变得更快，过去受尽折磨的黄紹箕，如今已入了党，当了值班工程师，担任了团委書記，还出席了全国第二届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代表大会，见了中央首长哩！

“衣不蔽体腹不饱”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，王

云天的皮鞭也跟着旧的社会制度一齐摧毁了。如今，生了病，有人治，还可以进疗养院，根本用不着为生活发愁。……

啊！一切都变了，大大地变了！

同志，你如果为这些惊奇的话，那还未免太早，请你听听在大跃进中出现的新人新事吧：

跃进花开处处春

当一九五八年和一九五九年大跃进的战鼓擂响的时候，许多过去想象不到的事，都变成了现实。

人们不但生产加番，保证了安全发电、供电，同时也搞机器制造，搞创造发明。这里有一个不到二十人的修配班，自制了六十吨压力机、黄土粉碎机、压力式滤油机。过滤的油质，超过了英国，压倒了瑞士。这些消息在报刊上登载后，全国各地就有五十多个工矿企业来信或打来电报，要求订货；或者要求寄制造图纸。你说出奇不出奇？可真是“小母鸡下大蛋，一举成名啊！”

一九五八年，亿万劳动大军在党的领导下，掀

起了大办钢铁运动，到处红旗飘飘，战鼓咚咚，各条战线都喊着响亮的口号：“支援钢帅升帐！”那时节，煤，就是个宝，炼铁需要煤，炼钢需要煤，发电也需要煤！同时，要烧烟煤，要烧优质煤！一时燃煤供应紧张，特别是烟煤，更是供不应求，怎么办呢？“试烧无烟煤！”有人提出了这个课题。

“那哪能行？我们厂的锅炉尽是按燃烧优质烟煤设计的，向来就要烧烟煤，烧好煤，俗话说：“生成的葫芦结成的瓜”无法更换！

“无烟煤不接火，如果要使炉堂温度升高，恐怕每个班得烧上几百斤汽油才行咧！”

听！形形色色的右倾保守思想都出头露面了。党委抓住这些问题，经过分析、研究，决定召开会议。开会那天，党委刘书记发言了，他说：“同志们，今天的会，不说开场白。各位心里也明了，是要讨论在我厂试烧无烟煤的问题，一点不错，我们一定要这样办。大家知道，湖南的无烟煤储量大的很，以往咱们烧的烟煤绝大部分是外省搬来的。如今，情况变了，一来是运输紧张；二是要支援钢帅；三是要降低成本；再这样下去，咱们的炉子有朝一日就会闹饥荒！”

書記把当时的形势作了簡要的說明，接着說：“同志們，有人認為，咱們厂的爐子是外国人設計的，生来只能燒烟煤；也有人認為过去沒有燒无烟煤的經驗，不好动手。这都是些迷信思想，都是些清規戒律，應該破除。要是这么想，咱們中国向来“一穷二白”，如今也就不需要搞建設了。路是人走出来的，別害怕，現在我們就来研究一下試驗办法，和在进行中可能遇到的困难。”

書記說完后，期待地扫視大家一眼，就默默坐下了。工人出身的副厂长彭庆善同志接着发言了：“当然，試驗中也可能发生些問題，譬如，无烟煤由于挥发份少，不易接火，确是实际問題，但只要我們細心摸索，相应地改进操作，是会得到解决的。为了避免事故，最好事先打几吨烟煤放在煤台上，一旦失敗，立即挽救。”

“我完全同意刘書記和彭厂长的意見！”旧社会切断手指的那个黃紹箕值班工程师挺身而出：“这项試驗我提議由我們青年运行甲值来做，如果一次失敗，再来第二次、第三次……不获全胜决不收兵！”

好！事情就这样决定了，千百个职工貼出了保

証書、決心書。雖說還有個別在背地責備老黃，說他“學了點技術，就不知天高地厚。”但是，這一切，都被群眾運動的巨浪淹蓋了。試驗那天，人們敲着鑼鼓，高舉彩旗。劉書記和彭廠長也穿上了工裝，戴上護目鏡，繞着爐子轉，看火、鑪煤，忙得滿頭大汗。

突然，在試驗中途，監視儀表的小李大喊大叫起來：“黃工程師呀！不好了，汽壓掉了三公斤啦！”

這一喊象個晴天霹靂，害得人們心中象掛着十五個吊桶似的，七上八下，這時，技術熟練的彭廠長高聲喊着：“別急，趕快進烟煤，快！”

黃紹箕忙的象個松鼠，樓上樓下，四處奔跑。一会儿，爐子恢復正常了，他還出氣都出不贏。第一次試驗就這樣失敗了。人們要求再試，可是小李卻哭喪着臉說：“別試啦，要是出了事故，那就是……丟了西瓜，撿粒芝麻……我看……還是不試的好。”

“誰說的？你不干，就看我們的。小小的年紀，滿腦子是右……一點也沒有年輕人的味道。”一貫严格要求自己也严格要求別人的黃紹箕開腔了，“你知道嗎？剛才只是因排風室風壓太高了，火床太